宋史

百二四

宋史四百四十三

列傳第二百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黃庠楊寘附

唐庚　文同　揚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

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詢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

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甞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刺譏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

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

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録録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

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

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益
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
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
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奈
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
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
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
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
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
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

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

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
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
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
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
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
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
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
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
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
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

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熈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

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

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議且不暇何暇盡心以
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
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
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
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
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
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
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
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
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

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廕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世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

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泝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别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未至

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與黃庠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陜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彊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

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于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爲宗子博

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
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
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
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
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改名伯虎字長孺治易春
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
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
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
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儌舟遇江漲聲
摇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

小艇繫港中唱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卭語連伯虎臨卭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眞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

詩文篆隷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韈好事者傳之以爲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

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
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
行于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
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僖祖
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
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孝
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
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祏室斷天下之大疑正
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祕書監劉几禮

部侍郎范鎮議樂乃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乃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製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部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鍾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黃鍾以世無眞黍用太府尺爲樂尺下舊樂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

是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衞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爲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隷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

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
來若其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
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
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
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
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
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爲口實元祐中李清臣
執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
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
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

誤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鏡自給有召貸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鑄所為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為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

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
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虢貝坊四州元符末上
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爲文務奇怪語好進
取多爲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
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甞從王安石學又親炙
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
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
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
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甞注杜甫詩有

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爲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録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甞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爲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益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艱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

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厖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得其尺牘者多藏弆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祕書省校書郎未幾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

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爲不及也踰冉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訒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裒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列傳卷第二百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　宋史四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弇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

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爲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逾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服除爲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

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
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据依所餘才三十二事
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
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
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翫法以
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
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
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
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
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

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黄軾爲侍從時舉以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屬文

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稡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司户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群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槖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

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
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
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
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
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
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
温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
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
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
爲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材以廕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録事秩滿提點崇福宫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儁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黄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

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黃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嘆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

覯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嘆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録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汝二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

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
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
有雄才筆力絶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
輩相繼没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殽飲食之誨
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
騷人辯士論述大氐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
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
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
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
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

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益務平淡効白居易體而樂府効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

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

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
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
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
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
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致
師道荅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
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
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佞之後順下
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
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

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絶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蕆其事軾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致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軾與范

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士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監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絶進取意謂頴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

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貸當時韙其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
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
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
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意
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
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
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謁丞相晏殊問以
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禮之使講
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

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已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

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

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
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
地里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
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
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
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覧
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
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
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
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

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

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

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

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

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

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録其勞官其子羲仲為郊社

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奥刻厲欲自成家為文

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為江都儀真主簿天

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

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
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
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
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
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
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户參軍
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
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户部吏部員外郎兼編修國
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

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
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
踰月以草御史幸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
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
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
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
第調冀州司户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
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録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于
蘇軾甞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説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甿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愼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襃善貶惡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

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

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
甞奉詔倣黄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
禁内所藏人以爲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
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
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
詵通音律甞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樂
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滛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
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
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宫

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財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鍾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蔟大吕聲協命取大晟鍾扣之果應又曰鍾磬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四少卿纂續因革禮卒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丱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軍教授入爲太學正

祕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
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皆忠知不可無敢一出口
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
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詒後患
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邪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
朝城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
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
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好古
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

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
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
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
非昆吾刀蠟肪不可治琱法中絶此眞秦李斯所爲不疑
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
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
以爲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黄庭堅
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踈儁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
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宗異之命

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

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貧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頴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峩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

作佐郎實録院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弇少嗜酒不事拘檢
爲文辭剷剔瑕纇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
其文謂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
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列傳卷第二百三

列傳卷第二百四　　宋史四百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附趙蕃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歛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

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
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
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
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
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
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
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
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
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

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宫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笑言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内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横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幼頴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

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時多事詔

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貴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鐫褫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盡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顏眞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已郡人顔經投匭愬其數雜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沖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後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有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其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

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憺怲懔憘

葉夢得字少藴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

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令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

來在内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
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
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
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内輕外且乞身先衆人
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
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即軍中
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
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
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
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
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
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
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
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
時旁郡糾民輸鏹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
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
詣府訴者八百户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
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
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户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

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
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
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内矣因
請上南廵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
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
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
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
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
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恊會州民有上書訟夢
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

太一宫事一提領户部財用充車駕廵幸頓遞使辭不拜
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
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
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皐分守要害會王才
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
隸諸軍濠壽叛將冦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
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
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防江
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
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

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柘皐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
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群然
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
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
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作佐郎
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
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
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

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
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
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
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爲
少監奏修日曆祕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
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
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
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
不齊令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
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閒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

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横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内客省使爲横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須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禄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禄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横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隷轉爲横行者不可

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觖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荊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爲提舉

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録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閎奥爲世所稱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陜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嵲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乗其鋭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計當

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六年地震㠟奏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㠟因對言吳蜀脣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

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令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刋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峴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内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

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令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録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嶼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録院同修撰論王德収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嶼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

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歳滿得請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
事嶼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
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
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
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爲著作
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歳一百十有八用樂者
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詔三館士分撰親祠
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

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爲
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
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
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
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令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
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
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
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
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
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眞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禄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槖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

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旣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删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兖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祖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况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裒集爲

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詔藏
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
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
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彦括
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彦怒劾勝仲上寢其奏
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
蘖其短罷歸建炎中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
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聲揺諸郡勝仲修城
郭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
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

立方官至侍從孫泌爲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雀羣羽翔卧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煇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廼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覿覿持白于孝宗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苑清選熊克小

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

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

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

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

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

禁吾不爲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

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貟

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

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

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

道商賈之衝多欲攘置一廵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
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
収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
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
中筦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包苴矣又朘其
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有志
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
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
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
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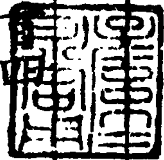
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
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
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即之字温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
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
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寧國府
城下酒麯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特差簽書
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
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
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

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
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匃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
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譏劾
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没入其貲下詔獄鍛錬
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
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
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
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
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即之倡義云即之以能書聞天下金
人尤寶其翰墨惟忠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

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爲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匃祠從清之歸其後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

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于朱熹既耄猶虞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卷第二十四



列傳卷第二百五　宋史四百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韐　傅察　楊震父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

字三百三十五个

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

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
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
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霣命亂兵雖疑傷勇終
異苟免況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
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遯能以貞厲保厥初
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
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
惟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
歿父再遇為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

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為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從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即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為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詔褒之復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

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絶援不至遂没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内園副使幼子繼宗為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埸身復戰没世有忠節深可嘉

也保裔有毋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

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
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唱然曰
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
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
仕凝加殿前都虞侯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
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
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
以禍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
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

扼其喉毆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
譟至斷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
磔廳事前支解之則倉猝被毆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
仁宗歎息久之贈官死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
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
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
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
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為元亨促馬馳
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

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
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
不可得也賊將郝用幾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
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
賊爭入携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
少卿録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子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
制杜杞為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户參軍為修古後皇
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
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鬭

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

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
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當智高之反秉
嶺南無備州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
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illegible]南
為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
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
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
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
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

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瞪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蔭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

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
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卻師旦語其妻取州
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
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
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
貴臥不安席師旦即臥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
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
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
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
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

高愍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為立廟事平贈光禄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録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祗侯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録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

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
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
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
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中逸出緘馳馬
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
累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
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即募士
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
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為之謀主緘擒斬其父
群不逞並緣為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詿誤者六

字四百今九个

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略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擢為供備庫副使廣東都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為竊緘戮之於市又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阯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

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
緘致書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
令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
四砦緘聞其至閱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
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
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
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
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
斬以狥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因公
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

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邑既受圍緘書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屋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

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
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
積隤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
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利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
叛者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
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
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
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
閤門祇候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郎
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

睢陽蔽遮江淮較之鄉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奭皆坐謫官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

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爲蠟書遣人間
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
家寄荆湖間子奠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
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爲
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煦卒復以煦弟昉爲三班奉
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
調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
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
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

之為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誄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

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絶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氷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録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横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悦靖康

元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
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
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
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
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
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
遷著作佐郎為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
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
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
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

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
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
獨令慶邂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
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
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
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
部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
為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
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
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

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己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

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

王厚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繼韐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遂為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攝帥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為詐韐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支況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韐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為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

邊自是遂安齡求東歸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
起知越州鑑湖為民侵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斛政
和間涸以為田衍至六倍隸中宮應奉租太重而督
索嚴多逃去前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齡請而蠲之方
臘陷衢發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齡曰吾為
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為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
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為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
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師道
之軍潰齡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兵
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齡即

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
遣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
涿州降戎車再駕以韐議異從知真定府藥師入朝
韐密奏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
士或言其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荊
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
歛聚衆剽掠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韐單騎赴鎮遣
招之宏至服罪韐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
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
諸民韐曰空內郡驅駿付一降將非計也奏止之金

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韐諜得實急以
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
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櫓衝設圍示欲攻擊韐發
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
塞門民坐困韐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
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而議者秉士
民之憤復議追躡韐以亟戰為非是時諸將救太原
种師中姚古敗以韐為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
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
初韐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

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召入覲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歎其忠

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殯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曰忠顯韐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孫珙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

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
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
數十騎馳入館彊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
進曰迓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
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領兵至驛道
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
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
賓禮見何拜為斡離不怒曰吾興師南向何使之稱
凡汝國得失為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
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

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斡離不曰爾尚欲還朝邪
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
立不顧反覆論辨斡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
可得邪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
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
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
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
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
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
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

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將噩及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娛嬉不肯就為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慍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卒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狥義舉舉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謚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為安邊巡檢河東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為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

第一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䘚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䘚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招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擒我骨肉

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爵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之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没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謚曰恭毅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為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為令者踵故抑首務為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

公為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黜
克戩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户曹提舉京東常平
入辭留為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
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
孛堇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
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為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
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
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
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
藝民不堪命克戩引誼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

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給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琥相繼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為汾大邑久與賊抗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

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
有十人唱為降語斬以狥諸酋列城下克戩臨罵極
口砲中一酋立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
書縋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
賈亶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
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
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為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
學士贈銀三百两絹五百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謚忠
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禄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郎

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王民但庸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涯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為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

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
不修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
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
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
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
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
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
子宗尉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
恨使為將為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斂容嘆
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胄來以氊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

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内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愕眙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圮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汚幸先戕我家

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舁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毋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擁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

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鴈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

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柰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鞠録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録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

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
是吾死所也或舉刃磨之無懼容遂見殺

列傳卷第二百五

列傳卷第二百六　宋史四百四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二

霍安國　李涓　李邈劉翊

徐揆　陳遘　趙不試

趙令晟　唐重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祕閣為轉運判官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

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修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使吏官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

康殿學士

李湑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為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湑獨以所募六百鋭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湑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湑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鈞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郎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

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郎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頻殺其騎且走涓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亡卒誣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録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為太廟齋郎初調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

木務擢提轄環慶路粮草通判河間府以迕蔡京童
貫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
州為遼國賀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
至私第以語動之使附己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
懼邈有異議即奏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
可滅苟誤幾事願誅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
捃邈罪五十有三條鞫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
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
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
知嚴州代還邈貫欲以西師入燕邈復語貫曰方臘小

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敎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玆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為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

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為任者上稱善而耿
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使
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岡乃以邈為京城西壁守禦
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
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
猶足為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
公事權樞密副都承旨出為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
置山西塘濼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濼不可為奪制
置使下遷提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
察使則金兵將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

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
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為死
守民恃邈為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
募民為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鬭志金人
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韐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
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
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
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
集民兵擊我謂我為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
帛子女何謂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

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撾其口猶吮血噀之翼日自去髮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為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為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偽從攻東

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為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絛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為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

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
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
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
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
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
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
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
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
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頃

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掞至軍詰難掞厲聲抗論為所殺建炎二年追録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為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為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猺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

興元府入為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嶷攝封駁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祕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閥閱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脩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為副使未幾升為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遘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為黜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宣

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遘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

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埶極積
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此
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頗采摭官吏姦贓尚仍舊習者
按治以聞乞重寘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
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嶷科市民造金茶器減
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杭經巨寇後
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為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
費輟役遘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牐綱卒悉
集治所先是當閘牐群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
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

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歴知中山眞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眞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冐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為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遥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為囚孥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遘妾定奴

責其輙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

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

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

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

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為人

寛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

天頋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

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

少卿至光禄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

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管眞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以遣來割地以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㡣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裨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

縱掠而去令㦲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
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賜今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
賊張遇過城下招令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
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顧勿殺軍民遇驚曰
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
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卻之叛將孔彥舟又引
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
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
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笴鏊箭浮江告急令㦲
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

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為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為父哲宗為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為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

廷以拓土為功邊帥爭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
路及荊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
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
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
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
貫為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于金尚可緩兵或獻
議遠避重聞衞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
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
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
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

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耶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為之唱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為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致虛書言中都倚秦兵為爪牙諸夏恃京師為根本今

京城圍久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
為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為梗關中公
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為腹背患今莫若
移檄蜀帥及川陜四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
以衞王室致虛鋭於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為金將
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
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既北行重即移檄川秦十路
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即位重上疏
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
為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

使相掎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
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
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安謀帥劉
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對乃以
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
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
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
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為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
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為進
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關中此為策之次儻因都

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崤函之險悉嚴防守
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
無策暨至京與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為請并
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虢陝殘破解州河中已
陷同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
無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
偫以守關中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
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
蒲解失守與敵為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
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

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為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茍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狥國吾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邀車駕入關居建瓴

之勢展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
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
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
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
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
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逵之子受易
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
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
多仕于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為河東路提舉解梁猗

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群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貰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

萬剌為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
者衆擇二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
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
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趍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再
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谿淆澠入援忠孝曰
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頓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
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為然檄河中守席
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為牽制之舉大軍
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
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郛會

大軍失利淆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鄜延兵戰死永樂迪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

使合薦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為備金人已自同州度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桑景詢知其謀以告唐重揭牓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為制置副使去者悉還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

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狥于衆曰敵讎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闘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絶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

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謚恭愍子昌諤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祗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逆戰破之遂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遠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

四百令四个

州亦不能守既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
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
絶饟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
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
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
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
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刼以便宜割河西
三州隷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
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
當執奏况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

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弃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
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津遣
守領為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
時河東郡縣淪没遺民日徯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
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世襲條
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
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為我有中原當指期克
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
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
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

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婭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瘢傷遣沒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

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游援金進攻數敗不
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茭
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絶儲偫寖罄鎧仗空敝人人
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
裒折槊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篦格凡
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
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
斌縶帛書飛符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
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昻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
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

焚仗劒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
衄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
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妻宿得徽言所親說徽
言盍具冠鼓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
穹廬可乎汝汙僞官不即愧死顧以為榮且為敵人
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宿就見
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
炎天子守妻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
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
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妻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

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陜地弃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
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汝輩屈耶汝當親刃
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覬其懼伏徽言
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
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
其死怒婁宿曰尔麤狠可專殺義人以逞尔私治其
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
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
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
方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

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祁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荊南府

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寖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

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襃朝請
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
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
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盖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
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蘄廬建康
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
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尒悉
里中豪傑誠能集尒徒為邑人誅賊不惟宥尒罪當
上功昇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

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為御營使駐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𤫉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𥓓沙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𤫉擁兵弗救淬被擒𤫉兵遁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梲以户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迎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梲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

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梲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梲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為斂葬即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邦

乂少厲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詭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趍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為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録以為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列傳卷第二百六

[General Information]

□□=□□□□□□□ □□ 124

□□=□□□□□□□□□

□□=193

□□□=□□□□□

□□□□=1937

SS□=12460479

DX□=000007543811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24&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